

可爱又可敬的“海公公”退休两年了——这次也许是真的退了吧。5月9日,这位拜仁乃至整个德甲的功勋教练即将迎来75岁生日,而这一天也是德国举国期盼的德甲重启的日子。

这一天的重启很可能推迟,但《世界报》代表球迷为海因克斯献上75岁生日祝福却已经提前来到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林龙

## 球员妻子询问 能为我们做什么

问:您和他们还有联系吗?您还会跟您联系吗?

海因克斯:当然,上个星期几个球员还向我跟老伴儿问好。有的是打电话,有的是whatsapp上发信息,这让我无比欣慰。有个球员的妻子甚至还抢过他老公的电话问我,她能否为我们做些什么,比如说去买菜购物,因为我们属于高危人群。这让我内心很温暖,也许这就是“雁过留声,人过留名”吧。

问:拜仁主帅弗里克曾是你的爱将,这个星期也称赞了你目前抗疫的行为。对于拜仁跟他的签约,你的感受如何?

海因克斯:汉西是品格高尚的好人。作为国家队的助教,他曾在勒夫和球员之间出色扮演了桥梁的角色。很多拜仁球员那个时候就知道他的可贵,几个月之前我就说过,他将会是理想的拜仁教练。从我的角度来看,没人比他更适合做拜仁的教练。



海因克斯的战术理念是弗里克成功的因素,社交技巧也同样非常值得学习

## 海因克斯《世界报》专访——

# 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



## 退休之后过着“采菊东篱下”的生活

问:海因克斯先生,因为新冠疫情的禁令,现在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了。您的75岁生日打算如何庆祝呢?

海因克斯:几十年来我的生日都没大肆操办过了。50岁,我是跟我的太太在巴黎。60岁,我们俩在加达尔湖边一个精致的旅馆里,那次我们还坐了游轮。70岁,我们老两口以及我们的女儿一起在希尔特岛度假。75岁,我们肯定也是一切从简,在家里静悄悄地过。你知道,我老伴儿是能做一手好菜的。晚上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古论今,不亦快哉!我从没想过要大办宴席,尤其是越来越老了之后。

问:因为人们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老了?

海因克斯:当然不是,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安静的类型,喜欢小范围的活动,这会让我更加享受安静的谈话。热闹的聚会,有些人会变得失态,这样的人在我职业生涯里见得太多了。如果因为人多,我无法照顾到聚会中的二三个朋友,他们就一定会感到被冷落,这样可不好。

问:退休两年多来,您过的可还好?

海因克斯:2013年和拜仁一起夺得三冠王之后我享受了四年的宁静。我是闲不住的,喜欢工作,喜欢接受挑战。所以,我会经常去散步,我热爱自

然,喜欢鸟、牲口,还有兔子。散步时如果看到它们,我会非常兴奋。另外,我也很喜欢在花园里打理我的花草,再就是,我偶尔会去钓鱼。我从不会感到无聊的,说老实话,每一天的时间对我而言都太少了。

问:新冠疫情现在是整个世界的头号主题。对您有怎样的影响?

海因克斯:跟很多其他人一样,我感觉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状况,不是一个真实的年代。两三个月之前谁又能想到,德国、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?每天都有新的信息轰炸过来,一开始我还感觉有点新鲜,甚至有些期待,但很快我就麻木了。我和老伴儿都谨遵国家的有关规定,从不逾越,毕竟,我们老人是属于高危人群,而隔离也是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我们很快适应了,而且绝不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因此而下降。

问:德国队主帅勒夫曾在新冠疫情最初的时候批评过,过去很多年的社会发展都在追求“更快更高更强”,都在积极地打破纪录,但却从未关注过对大自然的保护。现在,世界开始——正像勒夫所说——报复人类了。

海因克斯:新冠疫情证明了,我们人类并非不可战胜。所以我也感觉到,人们不仅要相互关心,团结一致,更应

该跟大自然和谐相处。对于所有的自然灾害,人类都是有责任的。我希望这次人类能够从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,在未来也应该放弃一些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。

问:克里斯蒂安·塞费尔特(德国职业联盟DFL主席)他也说过,我们这次不仅要挺过去,而且要学进去。

海因克斯:我也这么认为。不仅是足球的发展有误,整个社会都有责任。我指的是,自私,或者自我。我们必须要多考虑别人了,否则以后还会重蹈覆辙。我很认同塞费尔特,他的工作很出色,而且他的观点很正常——找到回归正常的道路。天价的转会费,以及天文数字般的收入,都该回归了。不仅不正常,而且不道德,让整个足球社会越来越紧张。我不清楚,足球社会或者说整个社会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。我想不明白,但至少清楚一点:是到了改变的时候了。就像是空场比赛,之前对空场比赛的理解——球员和观众之间无接触,没有快乐、愤怒以及失望,所以很不爽。但我们都知道,在未来很长时间内,这都将成为一种常态。在有效疫苗被开发出来之前,我认为不会再有大规模的群体活动了。不仅仅是足球、演唱会、音乐会、电影节……很遗憾,但我们却应该感到满足才对。

## 把钱交给专业的人花

问:您在足球领域已经浸淫了50年之久。给我们讲讲您对足球变化的理解吧。

海因克斯:1964年我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,足球运动当然没有像今天发展得这么完美。之后,这项运动每年都在发展变化,在竞技领域、技术领域、战术体系,以及后勤保障……竞争越来越激烈,带来的好处是有,但负面效应更显著——经济利益越来越大,而这也让足球越来越不健康。

问:在有关德甲是否应该重启的讨论中经常会听到,很多俱乐部在为生存而战。

海因克斯:也不是所有,让我们以门兴格拉德巴赫为例。在过去多年来他们的经济结构一直在优化,修建了自己的球场、青训基地、博物馆等。但如果收入枯竭的时间继续拖长,门兴这么优秀的俱乐部也会有麻烦,但不至于像其他一些球队那么严重。经过这次危机,很多俱乐部会意识到,商人的精明是多么的重要。像莱比锡在过去多年中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尽管赞助很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把钱交到专业的人手里去花会更合适。

问:您刚谈到门兴,魏斯维勒曾是您的教练,他对您的影响有多大?

海因克斯:那时跟现在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年代。所有事物都很小,安逸。魏斯维勒很幸运,能同时拥有一群年轻的天才球员,像内策尔、福格茨、西蒙森等。他组建了这支队伍,创建了富有攻击性的战术。他对每一个细节都追求完美,包括任意球的战术,头球的位置,定位球的防守,等等。他是一个偏执狂,一方面我在踢球上受他影响,另一方面我在执教方法上同样从他身上获益匪浅,尤其是对细节的把握。

问:您职业生涯最难忘的时刻是?

海因克斯:那肯定是在门兴踢的第一场德甲比赛,当时对阵的是诺伊基尔兴——当然,你要先想象一下,诺伊基尔兴踢德甲?哈哈。当时比赛1比1结束,我还记得,福格茨当时在球门线上救出好几个险球,而内策尔和海因克斯在右路踢得并不理想(笑)。作为教练,我第一场比赛是率领门兴对阵沙尔克,当时我们在进攻上感受到的乐趣让我记忆犹新。当然还记得我赢得的第一个冠军,1971年作为门兴的球员以及1989年作为拜仁的教练。年轻的时候,夺冠是对我最大的激励。

问:作为教练总能看到全局。有个球员是让您影响最深刻的吗?

海因克斯:当你执教的球队有太多优秀球员——就像我经常做的,从球队中拎出一二个单独夸奖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2013年,我可以单独夸奖每一个球员,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,相互之间无需多言就能心心相印。执教这样一支球队是每一个教练的梦想。

问:您很醉心于此。

海因克斯:是的,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站到巅峰之上。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,每一个人都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。俱乐部、球队和教练组之间也是无比和谐。

## 萨内还算不上顶级球员

问:尽管足球现在静止了,但您是否可以评价一下,哪个德国的后起之秀将会脱颖而出?

海因克斯:有很多,都在这条路上你追我赶。但,他们必须要用世界杯、欧洲杯冠军或者欧冠冠军来证明这一点。像基米希,他此前的成长非常迅速而顺利,虽然不再年轻,但却是球队的顶梁柱。这是我喜欢的,因为能够把整个球队交给他率领。还有,哈弗茨,他还要变得更加强壮,更加粗野才行,所以他还需要一二年的时间来提升自己。维尔纳的成长也很迅速,这个赛季纳格尔斯

曼让他取得了非常惊人的进步。

问:那么,关于萨内,您没什么想说的?

海因克斯:在受伤之前,他朝气蓬勃。但对我而言,他还称不上一个顶级的球员。也许他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,也许能成长为超级球星,也许只是一名天赋异禀的人而已。接下来他必须要全力以赴,天赋不能当饭吃。而且,我还想郑重其事地表明态度:他的身价简直太离谱了。

问:您指的是媒体一直谈论的1亿欧元转会费?

海因克斯:当然。

问:您跟之前的俱乐部都还保持联系,他们会听您的建议吗?

海因克斯:建议谈不上,但联系还是有的。拜仁、皇马,还有勒沃库森……

问:2022年,卡恩将取代鲁梅尼格担任拜仁董事会主席。拜仁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?

海因克斯:能得到他是拜仁的胜利。卡恩作为球员的成就和努力,求胜的欲望,绝对的职业精神,都是他个人的宝贵财富,还有他一直以来保持在高水平领域的丰富经验。但,在全世界都在谈论新冠疫情的当下,这给卡恩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。

